

北望集

北 望 集

版初月八年二十三國民

版三月三年六十三國民

角六元二幣國價定冊每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著作者

馬君玠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131P.) W

北

序

離開北平上六年了，朋友們談天老愛說到北平這個那個的，可是自個兒總不得閒好好的想北平一回。今天下午讀了馬先生這本詩集，不由得悠然想起來了。這一下午自己幾乎忘了是在甚麼地方，跟着馬先生的詩，朦朦朧朧的好像已經在北平的這兒那兒，過着前些年的日子。那些紅牆黃瓦的宮苑帶着人到畫裏去，夢裏去。那兒黯淡，幽寂；可是自己融化在那黯淡和幽寂裏，髣髴無邊無際的大。北平也真大：

長城是衣領，圍護在蒼白的頰邊，

永定河是一條繡花帶子，在她腰際蜿蜒。

（行軍吟之五）

城圈兒大，可是城圈兒外更大；那圓明園，那頤和園，可不都在城圈兒外？東西
長安街夠大的，可是那些小胡同也夠大的：

巷內

有賣硬麵饅頭的，

跟隨着一曲胡琴，

踱過熟習的深巷。

（秋興之八）

久住北平的人便知道這是另一個天地，自己也會融化在裏頭的。——北平的大尤
其在天高氣爽的秋季和人踪稀少的深夜；這巷內其實是無邊無際的靜。馬先生和
我都曾是清華園的住客，他也帶着我到了那兒：

路旁的草長得高與人齊，

遮沒年年開了又謝的百合花。

屋子裏生長着灰綠色的霉，有誰坐在

圈椅裏度曲，看簾外的疎雨溼丁香。

（秋興之四）

這一下午我算是在北平過的；其實是在馬先生的詩裏過的。

從前也讀過馬先生一些詩。他能夠在日常的小事物上分出層層的光影。頭髮一般細的心思和暗泉一般澀的節奏帶着人穿透事物的外層到深處去；那兒所見所聞都是新鮮而不平常的。他有興趣向平常的事物裏發見那不平常的。這不是頹廢，也不是厭倦，說是寂寞倒有點兒，可是這是一個現代人對於寂寞的吟味。他似乎最賞愛秋天，雨天，黃昏與夜，從平淡和幽靜裏發見甜與香。那帶點兒文言調子的詩行多少引着人離開現實；可是那些詩行還能有足夠的彈性鑽進現實的裏

層去。不過這究竟只在人生的一角上，而且我們只看見馬先生一個人，詩裏倒並不缺乏溫暖，不過他到底太寂寞了。

這本集子便不同了。抗戰是我們的生死的關頭，一個敏感的詩人怎麼會不焦慮着呢？這本詩其實大部分是抗戰的紀錄。馬先生寫着淪陷後的北平；出現在他詩裏的有遊擊隊，敵兵，苦難的民衆，醉生夢死的漢奸。他寫着我們的大後方；出現在他詩裏的有英勇的戰士，英勇的工人，英勇的民衆。而淪陷後的北平是他親見親聞的，他更給我們許多生動的細節；「走」那篇長詩裏安排的這種細節最多。他這樣想網羅全中國和全中國的人到他的詩裏去。但他不是個大聲疾呼的人，他只能平淡的寫出他所見所聞所想的。平淡裏有着我們所共有而分擔着的苦痛和希望。平淡的語言卻不至於將我們壓住，讓我們有機會想起整套的背景，不死釘在一點一線一面上。北平在他的筆下只是抗戰的一張幕，可是這張幕上有些處細描細畫；這就鉤起了我那一番追憶。可是我還是跟着他的詩回到抗戰的大後

方來了。大聲疾呼我們現在似乎並不缺少，缺少的正是平淡的歌詠；因為我們已經到了該多想想的時候了。馬先生現在也該不再那麼寂寞了罷？

三十二年四月，朱自清。

目錄

第一輯 新生引

二十四年稿

夜話	一五
退	八
焚書	一〇
某日（三首）	一二
珍重	一五
苦悶	一七
對月	一九

請願謠

一一

浩劫

一四

裝箱歌

一七

北風

二〇

二十五年稿

悼

二七

無盡的獨白

三八

不明白

四四

送別詞

四六

新生引

四八

縫衣曲

五一

二 六年稿

湖上曲 五四

行軍吟（六首） 六五

秋興（八首） 七八

走 一〇〇

第二輯 南行集

二十七年稿

南行 一二七

夜警 一三八

淶口戍 一四一

玉利陸夫 一四四

禮魂 一四八

父與子

一五〇

開箱歌

一五三

哀王孫

一六三

關山月

一六五

飲馬長城窟行

一六七

還我河山

一六九

慰難民

一七一

第三輯 創世紀

二十八年稿

七哀詩

一七五

創世紀

一八八

涿鹿之戰 一九八

二十九年稿

靜

一一〇

今將進酒

一一二

三十年稿

公無渡河

一二四

烈女操

一二六

少年行

一二八

海上行

一三一

三十一年稿

哀朱波

一三四

遠別離

一三七

黃葉

二四一

學士辭

二四三

拉磨謠

二四五

跋

二四七

第一輯 新生引

「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

